



如沐春風

## 最終回績優導師感言

● 黃源典\*

今（2014）年8月17日，應我傑出學棣魏子夏之邀，前往廈門參加他新建廠房上樑典禮，順道前往武夷山尋幽探勝。23日16時在金門機場候機返南之際，打開手機網路信箱，得知再度忝列績優導師，內心喜悅莫名，蓋它將為我的導師生涯劃下完美的句點，意義彌足珍貴。

承乏教席四十年，除1996-2006年在職進修外，年年皆當導師，總共帶過12班。本校從1999年9月起，開始有績優導師遴選的辦法，在下共獲獎11次。<sup>1</sup>最難能可貴者，乃是我另一位傑出學棣許銘清—本校化材系導師，經常與我同臺領獎。「有什麼樣的導師，就會出什麼樣的學生」，對照我倆師生在擔任導師成果的表現，似乎也能言之成理。足見導師的影響力，委實不容小覷。

「當教師而未當導師，宛如結婚多年，膝下猶虛。」這種觀念深植我心，也支撐著我使之樂於擔任責任繁重的導師工作。我向來視導生如己出，雖無法充分了解每位學生的內心世界，但只要學生肯提出其困難，我必定全力協助。每個導生都有我的行動電話號碼，而且知道我從不關機。六年前，有位陳姓女學生在滂沱大雨的午夜發生車禍，我在睡夢中接到電話，旋即趕到奇美醫院急診室，熱心的周進源教官已先我一步處理緊急事務，還問我「你怎麼知道學生發生車禍？」數天之後，我開車載她回嘉義靜養，從家長的表情與言語，無不顯示出感激之情，還要我務必將他親手栽種的一

\* 黃源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<sup>1</sup> 感謝諮商輔導組歐足美老師幫忙查証我的得獎紀錄：獲獎學期分別為：94-1、94-2、95-1、96-2、97-2、99-1、100-1、100-2、101-1、102-1及102-2。

籬筐鳳梨帶回，全班同學因而有了口福，其滋味至今還令人回味無窮。

近八年來，我一直擔任休閒系的導師，每班都從新生帶到畢業，所以只帶兩個班級。這兩班的學生，我都以「小天使」稱呼。「年少做激進派，年老就做保守派」、「當爸爸會打兒子，當爺爺不會打孫子」。回思剛來南台任職，政治屬「戒嚴時期」，教育屬「威權體制」，「打罵教育」還正流行，我也「犯了當時老師都會犯的錯誤」。所以不守規矩的學生，肩膀都會越來越強壯。而今，人權當道，「廉頗老矣」、「老大人有耳無嘴」；職是之故，以「鼓勵」替代「責備」、以「肯定」加強「信心」，以「小天使」替代「猴死困」，讓我與導生的相處，進入「堯天舜日」的太平盛世，因而上台領績優導師獎的機會更加密集。

每次參加早期學生的同窗會，我都先行向她/他們懺悔。懺悔的內容無非是：「當年我學驗未豐、年輕氣盛，耐力不足，未能扮演好導師的角色，非常慚愧。」但學生都會說：「我們知道老師是『愛之深，責之切』啊。您對我們的真心，我們都能體會的。」我非師範體系出身，也未修過「如何當好老師」的學分，經常扮演草履蟲的「錯誤嘗試」，幸好我懂得反躬自省，能夠在錯誤中謀求改進之道。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，我沒資格稱「將」，但能夠得 11 次的績優獎，不知犧牲了多少學生應得的尊重與權益？人生無法重來，徒呼奈何！

我曾撰「臨終之前想見誰？」一文，文中敘述兩位優秀的學生－吳憲容、許益誠，不幸罹患重症，在揮別紅塵之際，都想見我一面，可惜家屬過於客氣，遂將遺憾徒留天上人間，也許待我駕鶴西歸，才能再續師生緣吧？

辛文炳先生曾任本校校長近二十年，從不支領薪俸，司機、車輛與油資也都自理，他老人家的犧牲奉獻，可謂：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。」我的恩師林壽宏先生，一生疼愛學生，「有求必應」是他對學生的真實寫照。這兩位長者，是我生命中的導師與恩人，也是我學習的典範，「績優導師」的榮譽，應歸功於他倆的啟導才是。

《易經·坤卦·文言》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」當個好導師，也是行善積德的絕佳契機。衷心期盼有更多的導師認同我的淺見，一起耕耘這塊有情天地，讓南臺成為台灣大專院校的世外桃源。(2014.9.6)

